

江甯碑傳初輯



甯縣文獻委員會印行

金和
盧峯
蔣師轍
陳開弟
魏家驛
漢宗柏
楊達採
龔大興
孫啟泰
韓銓
翁長森
李錢
袁國興
金還
甘鉉

江寧碑傳初輯序

同治末，莫祥芝甘紹鑑纂「上江兩縣志」二十九卷。為江寧志書之殿。自光緒初以迄民國，吾邑人文之盛，冠冕東南。雖一二耆碩，有志述作，傳人書事，俱未成編。而民國十六年後，以城廂為市區，縣政府移至東山，復一度設實驗縣。縣市畫治，市縣之民則未嘗自別。三十六年五月，江寧縣始設文獻委員會，縣長黃君相忱，以前方長京市志館，聘請兼攝。於市，逐月有南京文獻之刊。將會中之所徵集，輯為「江寧碑傳」。刊不定期，其見凡例。初輯殊簡，所望邑人，時有增益，他日當重訂之。

盧前。三十七年四月

凡例

一 凡邑賢生存近八十年中，歿於光緒朝以後者，其生平事跡，無論碑、傳、行述、哀啟，皆采錄。

一 不限於性別、職業、宗教。要以卓有成就，足示範於後人者，悉為表襮。

一 凡生長寧邑，或流寓，或游宦，有聞於時，有功德於民者，其行傳均應輯入。

一 積得相當篇數，即輯印成冊，暫不定期。

一 積十數輯，或數十輯，重新排次，訂為「江寧碑傳集」一書。

一 來稿請寄南京夫子廟泮宮一五五號本會。

江寧碑傳初輯

金和

金文學小傳

東允泰

馮煦

金亞匏詩序

盧峩

盧編修傳

馮煦

盧太史雲谷先生小傳

陳作霖
朱鍾萱
盧金策
盧前

允巖行述

述編修公事

翁長森

翁明府傳

馮煦
陳作霖
盧金策
盧前

蔣師樞

無爲州知州蔣君傳

馮煦

無爲州蔣公祠碑

無爲州知州蔣君墓誌銘

楊達深

楊文學傳

陳作霖

李、錢

陳開第 李州判傳

陳作霖

龔大興 陳明經傳

陳作霖

龔副將傳

陳作霖

袁國興

袁明府傳

陳作霖

魏家驛 袁副將傳

陳作霖

孫啓泰 剛長居士自述

陳作霖

余 還 金君仍珠家傳

陳作霖

漢宗柏 漢友松先生袁啓

陳作霖

甘 鈸 甘仲華先生袁啓

陳作霖

韓 鈸 子衡八十自敍白話

陳作霖

右計十五人文二十首

陳作霖

金文學小傳

東允泰

予旣爲蔣君榮園家傳。並刻其詩若干首。旣又刻金君亞湘秋塘吟館詩。蓋予因蔡君得交金君。申以婚姻之好。三人者朝夕見。交相善也。金君放情詩酒。跌宕自喜。近於狂。蔡君束脩自好。近於狷。予碌碌無所短長。不敢望兩君萬一。而兩君顧不棄予。蔡君甫補官而沒。金君不得志。亦潦倒而亡。今獨余存耳。後死之責。予不敢忘。於是又爲金君傳。案君諱和。字子叔。亞湘其別字也。行三。亦上元人。增生。父某。早卒。母教之嚴。君遂能自立。以學行聞於時。尤長詩古文辭。操筆立成。不加點。時藝才氣壯盛。不拘拘一格。長篇滔滔千餘言。短或寥寥三數百言。終不求合程式。用是攘斥終其身。好聲色。狎妓縱酒。一飲輒數斗。同坐不能飲者。百端說之必盡醉乃已。癸丑江寧失守。陷於賊。衣短後衣。與賊兵時繩飲。醉則雜臥酒甕闌相兩傍。因此頗深悉賊情。久之遂與結納謀內應。諸生張繼庚者。其妻從弟也。亦陷賊中。與君合謀。君旣與賊稔。出入城闕無所問。時向忠武駐兵城外。邊賊鋒。軍容甚盛。君子身叩營門。以情告。未諾。遽慨然請以身質。時君家猶在賊中也。使人潛與繼庚約。從之者頗衆。旣定期。官兵不至。再約又不至。賊遂知備。城閉。樹竹木爲柵。其黨斬關不能出。爭上城殺賊。賊大至殲焉。君以爲質得脫。君妻亦棄其女。攜妓女潛出城。往依外家於全椒。時蔡君在丹陽糧臺。糧臺委員某。因蔡君求爲二子師。其應聘至丹陽糧臺。紳辦觀察高公雅重君。留逾月。及之館。某不能類君所學。有違言。君遂辭去。當陸公建瀛之總制兩江也。嘗延君課其子鍾江讀。鍾江時宦學。聞君耗。遣使來迎。君舉卷至廣南。已而鍾江卒於官。適蘭道某公京師來。用蔡君薦。禮君爲上客。幕中事一以畀之。至則皆立辦。兵刑錢穀洋務。不學而能。江南平。攜家以歸。出妻中金縱博。在學時。館穀豐腆。至是揮霍殆盡。復出遊希所遇。平方宰鎮海逐之來。趣自定詩文稿。成懶陵女兒行一篇。唐觀察景星自

渴具爾來招君。觀察學人。知君才。時辦招商局。欲倚以集事也。自是留海上者有年。至乙酉秋而沒。次子還。舉於鄉。君及見其報捷云。子三。長遺。廩生。娶汪出。優於才而不事生產。有父風。次遷。爲予女夫。嫡張出。會試挑取贍錄。以知縣用。三閏通。妾鍾出。幼聰穎。鍾教之讀。甫五齡。能背誦唐人小詩。一夕病忽仰首曰。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君訝其不祥。未幾果天。君在燭臺時。一日過蔡君求友。蔡君曰。此固惟東某可交耳。自是與予密。略如蔡片。蔡君沒。君爲序其詩。反覆太息。於蔡君之窮。慨其文之不傳於後。而僅僅有此詩。今君宿草已久。舍此亦無以見君矣。則君之太息不平於地下者。又當何如。而謂予能已於言乎。噫。光緒乙未仲秋丹陽東允泰

金亞匏詩序

馮煦

予年十五。從寶應喬集菴先生學爲賦。先生手惜陰書院賦鈔一冊授予。其間作者。若蔡子琳。周湘帆。壽昌。楊柳門後。周還之藻濂。馬鵠船壽齡。姚西農必成。並一時之雋。而尤以金亞匏先生和爲魁杓。妥帖排奡。隱秀雄奇。融漢魏六朝三唐於一治。東南人士。莫之或先。予之知先生始此也。時繕冠方熾。先生支離嶺南。半菽不飽。出沒豺虎之間。獨絃哀歌。不獲一奉手。其後十許年。予來江寧。讀舊惜陰書院。與劉子恭市。唐子端市。秦子伯虞。朱子子期。亦以辭賦相角逐。如先生曩者。與蔡馬楊周同。而所作下先生遠甚。一日。遇先生桑根師座上。先生年垂六十。意氣適上。如三四十人。抵掌談天下事。聲觥觥如鉅鐘。得失利病。珠貫爛照。不蒙髮差志。鏘呵侯卿。有不稱意者。涕唾之若腥腐。聞者舌擣不得下。先生笑如也。先生出。師顧予曰。亞匏振奇人也。抱負卓犖。足以濟一世之變。而才與命妨。連蹇不偶。嘗從東諸侯游矣。亦無眞知亞匏者。足以盡其所蘊。世自失亞匏耳。於亞匏何有哉。予心識之。既先生中子還仍珠。復從予游。予乃以得於先生者授之。仍珠亦日有聲。乙酉桑根師棄諸生。

未幾。先生亦旅沒海上。科舉既廢。歸賦遂同芻狗。劉唐諸子。並爲異物。講舍且易爲圖書館矣。每念先生與蔡馬楊周跌宕文史。放浪山澤。已如讀循蛩吟雜諸紀。若滅若沒。罕有能道其端委者。又獨聚散存沒之故。足深人遐棄也耶。今年春。仍珠始以先生詩二冊。附以詞及全文。乞予校定。先生詩妥帖排奡。隱秀雄奇。猶之其賦也。洞若列文。亦能據其中之所得。不同於凡近。獨予草戲。即知先生。而遲之六十年。乃得卒業是編。距與先生執手時又一壯矣。世運相轉。陵夷谷墳。先生既前卒。不見葬海之變。而予願附窮海。顧景無備。於過去千劫太平三世。皆一一躬了之。今日不知所終極。讀先生是編。忽不禁其萬感之橫集也。甲寅立冬前一日金壇馮煦

盧編修傳

陳作霖

君廣氏。諱峯。字雲谷。江寧人。幼慧能詩賦。尤工制藝。年十六。補諸生。面瘦削肩微僂。賦性冷峭。一瞬睨一切。時人皆以爲狂。咸豐中。辟地浙江。同治初。出參淮軍營務。保五品翎頂。江南平。歸試食廩。俄充拔貢生。旋舉丁卯科鄉試。丁父憂服闋。成辛未科進士。攷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山東東平州牧聘修志乘。兼龍山書院主講。事竣。入都供職。光緒五年。拜督學雲南之命。雲南俗雜蠻夷。應試者率多鄙獷。乃飭教官。督與月課。禁武考槍拾箭枝。任滿三年。得人爲盛。旋之養歸。主講尊經書院。君未第時肄業地也。夙爲薛柔根師都講。十年之間。卽嗣是席。同輩榮之。未幾卒。著有石壽山房文賦稿。論曰。時文一道。雖云小技。吾鄉工此者。劉雨生汝霖。陳耘芬兆熙。丁得之自求。皆其魁宿也。君則兼諸子之長。而加之以凝鍊。其氣丕。其味厚。其調高。宜乎無試不利。而終入清華之選也夫。

盧太史雲谷先生小傳

朱鍾萱

先生諱峯。字雲谷。丹徒人。考江寧籍。道光己酉。丙辰邑庠生。同治乙丑。宜振歲科兩試食餼。丁卯

補行辛酉鮑源深科考拔萃。旋領鄉薦。辛未禮闈。廷試朝考俱入選。留館供職。光緒己卯。簡放雲南學政。乞假歸。掌教尊經。前爲士而後校士也。先生負雋才。長益嗜學。爲文高視闊步。一如爲人。湘鄉相國。興復書院。列前茅者。如劉汝霖姚兆麟秦際唐甘元煥亦名噪一時。而閑中肆外。天骨開張。魄力沈雄。取材富有。究似有未逮也。有石壽山房在。可尋也。予與先生交疏。而令憲虎臣王君。詢先生往事於予。予與王君居相近。時相見。義不獲避。而旣未深知。則何用詳述。竊思知人論世。不必在衆著之耳目。要宜於獨行之表揚。先生任使者時。同鄉先達某公。以知府提調。貿然勾之。減免糊規。先生曰。某可不受。但未能爲後來人作怨府也。而環其文版。滇省文風不振。常勢每授金當道。費博一衿。不爲怪。先生乃雷厲風行。誥誠禁止。士習漸端。此皆有開風化。聞之在學幕中者。特爲彰之。亦春秋微而顯之意也。至生平事實。國史邑志家乘。當有載之者不贅。

先嚴行述

盧金策

先嚴雲谷公。天性孝友。爲人寬和明敏。幼讀書。過目成誦。先大父絕愛器之。而督責愈至。先嚴下帷攻苦。泛覽過於夙學。尤工舉業。初爲文。即卓然成家。年十六。入邑庠。及粵寇陷金陵。先嚴奉親辟亂海寧州。以胞叔侍先大父母。而自就戎幕。藉博游贍資。非素志也。庚申胞叔少堂公。在福山軍戰沒。先嚴聞信。悲痛不敢以聞於先大父母。逾月。淮軍報捷。蒙合肥相國李公。四川總督劉公。先後保至花翎直隸州知州。仍不敢以功名小就。可博親歡。遽以福山凶耗聞也。曾先大父母寓書召先嚴歸。乃不得已辭戎幕。歸奉晨昏。婉釋先大父母痛。甲子。先曾祖妣棄養。先嚴經營喪葬。一切裕如。深恐露支縉狀。貽堂上憂。是時金陵初復。賊氛漸平。先大父以先嚴學有根柢。乃督理舊業。試輔冠曹輩。遂於丙寅年。宜宗縣始臨。舍僨於學。建業鍤山會經撫陰書院。先後爲山長李小湘周綱雲薛殿鼎三先生所賞。著

有石壽山房集行世。丁卯歲。補行拔萃科。又爲鮑宗師所拔。時先大父舊疾。時愈時發。綿延數月。迨秋闈後。溘然棄世。先農哀毀愈常。比揭曉。卒領鄉薦。辛未起服。成進士。朝考一等。殿試二甲。改翰林庶吉士。甲戌散館授編修。武英殿纂修。國史館協修。丙子山東東平州左恩兩刺史先後聘主龍山講席。修志書告成。入都供職。己卯奉命督學滇南。其地蠻夷雜處。施試者半戴斗笠。先嚴整頓學校。減供給。裁夫馬。飭教官。督率月課。禁武考搶拾箭枝。興利除弊。士林翕服。所時賞者爲貴州學政陳營昌。檢討謝崇基。即用知縣王人文湯曜。其餘登高第者甚衆。報滿後。請假省親。以先大母春秋高。因告養家居。乙酉官太保曾公延主講尊經惜陰書院。每閱卷。或終夜不寐。勤勤爲惟恐自失。蓋以教授鄉里。有難於三先生者。故嚴絕請託。去取一秉至公。積久乃共諒苦心焉。先嚴課士之餘。板輿奉養。林下優游。遂有終焉之志。迨先大母棄養。先農哀痛之誠。彌不能已。病根之伏。有由來矣。服闋。將入都。皆爲舊疾所擾。遂不果。今年四月間。湖溼疾發。正氣日虧。延至八月九日。樂不孝而長逝矣。嗚乎痛哉。

述編修公事

盧前

石壽山房者。在膺府老宅之櫺廂。先曾祖王者雲谷公讀書處也。公年十四。偕弟昭忠公應童子試。前夕確不得油。取燈蠟餘瀝餉之。及試。先高祖王者負昭忠公背上。一手牽公衣。主試疑其幼面試。得卷即拔置前列。洪湯亂作。公大佐戎幕。事定始歸。以辛未舉於鄉。聯捷成進士。二甲第二名。入翰林。時妣張太君尚健在。一日晨興。鶴噪於庭。喜曰。使六郎功名成就。鵠當三呼。果三呼而報至矣。是皆前童子時間諸梁太淑人者。太淑人又嘗爲言。公在京師日。嘗扶鸞有東風從此歸雲漢語。其後果拜雲南學政。期滿北歸不再出。繼薛榮根先生後。爲尊經書院山長。歿於明倫堂。其在雲南有馬紳者子。數與

試不第。欲賄公以金。不受。是場以非敢後也。馬不進也爲題。馬大慙。至今滇之人猶有能道其事者。公夙儉樸。衣履之御。不尚華靡。居鄉里。會旦室某。張慶賀廳事中。聚一時顯宦。公至逕入。候補道歐陽氏見頂戴以爲縣令耳。趣前叩姓名。公具對。又問何邑。曰某沐天恩。使督學滇中。始歸也。其教素如此。前督尹業南鄉。興化李晉言先生指前願長洲吳先生曰。此庸先生奇也。詳少時嘗及見先生。前每過繼嗣。蕭公遺像。慨修名之未立。恐遺書之就湮。行年三十。百無一成。世變日亟。念李先生言。益不勝堂構之懼已。共和之二十一年秋十月會孫前敬記於河南大學。

翁明府傳

陳作霖

君翁姓。諱長森。字鐵梅。江寧人。秀水知縣子謙先生之子也。生十齡而孤。母夫人督課嚴。性警敏嗜讀。稍長學制義于侯杏樓拔萃。學詩賦于龔謙夫簽判。學古文于江梅村助教。旣補諸生。屢試不售。乃援例爲知縣。分省浙江。初試安吉。蒞任時。訛牒盈尺。排日研訊。遇兩造皆在。輒判結之。每因事至鄉。卽就田間裁斷。不及半歲。刑獄一清。繼攝臨海。地險多盜。前令皆以嚴治。君慨然曰。天下豈有以殺戮爲政。惟當厚民生。以清盜源耳。會太府檄合屬治叢田。遂大興板築。期年工竣。田增于舊。無業者有地可耕。刦奪之風以息。又山產樟樹。土人多伐爲薪。君嘗游台灣。知有樟樹之利。因召廩門工師試製。效頗著。旣設縣局專辦。並請上官通飭產樟之區。皆彷行之爲湧東開一大利。由君創始之功也。旋補雲和。土瘠民貧。久失教養。於是曠地爲農事試驗場。導民種棉。建課農別墅。刊印農業要領。布四鄉。又造津寄藏書樓。置書萬卷。俾諸生得以借讀焉。以積勞保升知府。鹽運使銜。母憂服闋回省。值寧海王錫彤教案起。四月之間。三易縣令。迄不得要領。君奉委署理。廉得事實。擇要嚴懲。波及者省釋。不一月而事結。中外帖服。復攝鎮海奉化。調任新城。時新政初頒。調劑極重。咸得其宜。

竭盡心力。而疾作矣。宣統二年九月乞病歸。閱四年而卒。年五十有八。君少劬于學。儲書極富。尤留意鄉邦掌故。旁搜博采。輯爲金陵叢書。遭亂力不能刊。同里蔣生蘇龜有同志。舉以畀之。今已裒然成帙云。

陳作霖曰。予與君交最久。居又至近。同治光緒之父。校讎古籍。掇拾遺文。幾乎無日不見。及君宦游。切闊者十餘年。猶時時以書相餉。辛亥之後。甘劍侯。秦伯侯。顧石公輩。皆物故。吾兩人雖互爲慰藉。如窮魚煦沫。已不勝零落山邱之感。而孰意海上逋客。千里辟地。誓黃泉而不返哉。禪靈橋畔。故宅尚存。過之者能不黯然。

安徽無為州知州蔣君傳

馮煦

君諱師臘。字紹山。晚號遲庵。上元人。曾祖某。妣某濟德不耀。父永齡。山東霑化知縣。有循績。君幼奇慧。讀書日五行下。爲文援筆立就。試輒冠其曹。洞天下得失利病之故。恥爲無用。數不得志於有司。泊如也。父晚遘風疾。君扶掖左右。數年不宿於內。兄師斌亦負雋才。乙亥舉於鄉。與君齊名。世稱江東二蔣。兄早卒。君以父在養。戚不以面。爲哭兄詩。其詞絕痛。同治癸酉選拔貢生。光緒辛卯順天鄉試副榜。就職州同知。遷知州之安徽。凡知壽、鳳陽、桐城、三州縣。所至有聲。授無爲知州。到官市七月。以死勤事。事下史館。於是天下無識不識。皆知君爲循吏矣。於壽則罷團防。於鳳陽則裁驛費。於桐城則減差徭。民並得無擾。無爲民朴。號易治。君之上官也。重門洞開。力紓繁艱。若佐貳之受詞。吏胥之點簽。差小之買粟。旣一一絕其萌芽。其勘案也。減興從。鴻供張。其鞠獄也。省羈累。慎刑責。日坐堂皇。常至內夜。飢不暇食。勞不暇休。民得蘇息。而君則瘁矣。旣卒官民罷市三日。哭拜於庭者無算。喪歸走送者越數百里。復建祠樹碑以頌之。旣無爲民情之厚。然君之得此於民者。豈無

自哉。君志節凜然。尤嚴義利之辨。修毫廣頤。聲飄飄如巨霆。聽人廣坐。縱論天下事。若當世士大夫意所不可。譏呵之若脣腐。而勤果撫魯。邵友濂撫臺。並賓禮君。君默揣志不得行。則拂衣徑去。不可以虛拘。遇窮巷草布之士。脩一行。屬一文。則稱之不容口。蓋坦懷樂善然也。予交君垂四十年。又與其兄師軾。亥爲乙生同歲生。出守鳳陽。敦君爲助。其匡救彌縫者甚至。君治壽。治鳳陽。皆與予俱。熟君治行。將見之於予文孤。汝正又數以爲請。忽忽垂盡。始得屬草。距君之沒。且再終星。乾坤旣毀。萬象都非。生平消諒多聞之友。如君比者。亦零落略盡。於戲。尙忍言哉。君於書無不窺。熟於輿地及許氏之學。尤善詩歌。所著有江蘇水利全案五十二卷。江蘇水利圖說一卷。江蘇海塘新志八卷。山東臨朐縣志十六卷。河南鹿邑縣志二十卷。鳳陽府志沿革表一卷。藝文志一卷。臺海日記四卷。山東海防八議一卷。治河策一卷。然犀錄二卷。說文本義韻譜五卷。班書古字考十二卷。范書鈔集四卷。幼瞻先生年譜一卷。青溪詩存十二卷。青溪辭存一卷。青溪文錄。青溪詩話。青溪雜記。遯庵日記。遯庵尺牘。各若干卷。並藏於家。君生道光丁未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光緒甲辰三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八。妻劉氏。子汝中。後出兄師軾。汝正並能世其志學。

馮煦曰。州縣者。親民之官也。乃今之州縣。適以虐民。一催科也。一聽訟也。皆有所觀以爲緩急重輕。甚則下與奸胥猾比。民無所逃死。而天下之禍烈矣。君獨異於今州縣之所爲。知有民不知有身。其勤勤歎歎。日深入於民之寤寐。而代爲之謀。必得當而後即安。至以身殉民而不恤。故民之喪君也。若喪其私親。予嘗欲懸君治行。爲今之州縣者鴻。冀少紓天下之禍。而君不幸死矣。然則君所治。雖四州縣。其所繫於天下者。不綦重哉。

無為州蔣公祠碑

陳澧然

皇帝光緒三十有二年春。給事中吳煦奏言。故安徽知無爲州。上元蔣師轍。惠政澤民。用祠祀。請勅撫臣最獻讚播之史官。令官司時歲祀。用彰以死殉民之烈。詔下。安徽巡撫誠勤。布政使馮煦。斂寶以陳。於是桐城鄧民陳濟然方至皖。聞而喜曰。賢哉蔣公。得此可昭著萬世。而無憾矣。迺亟索其家。讀其書。皆。其學行才志。人者聲諸無爲公祠之碑。特本歐誌孫泰山例。大書其號曰。遜庵先生。嚴而立之天下。先生之志。其大者憂中國外患之深。言治者。大率張皇補苴。草或知其本。本之大。莫如土地。而水輒陷之。故天下知水之害。而莫知其利。水利亡。而衣食細。盜盜淫懲。釀爲人心風俗之變。外患將不知所極。故所著江蘇水利海塘圖書。都六十一卷。與山東防海治河諸策。類無不慎抉其綱維。下逮臨朐鹿邑二縣志三十六卷。大之山川人物。細之風俗物產之微。類無不探其幽元。而隱寓繫參振拔之義。其論臨朐風俗敝者。則謂士大夫當挽救無形。此豈操切徇墟所可窺其萬一者。卒乃飄泊一官。蹉跎吾院。所治壽州、鳳陽、桐城、多者乃不及歲。今無爲則又七月而亡。然民無不痛哭悲哀。若喪父母。至乃一州數百里罷市三日。比戶張白燈。縣素繡。遠則位村社。麻衣布履入城祭哭。致厥哀。川督劉公。且命家人張燈素縞。喪歸白衣冠送者數萬人。聚哭於江浦。連檣百數十里乃還。卒爲聯詞歌謡。刊巨帙。製墳碑。祠米南宮側。永其懷。蓋自國朝三百年。蜀人悲駘文忠外。未有如先生者。自民教之爭。牧令袒教抑民。民憤益亂。故卒寇之起。戰爭乃震。環球亂定。賠款日增。而牧令益棘。先生之履無爲也。民教訟作。則一斷以平。而達其詳於主教。主教敬其行莫敢誰何。初辛丑賠款之興。皖且歲百萬。羣議括諸民。先生方宰鳳陽。瘠甚。獨抗言帥府曰。民苦凋瘵。久已取諸公。曷若取諸官。大吏疑其言。則快快累日。捲令下。擇市人殷謹任之。法捐散銀兩。增絛錢二百。先生則哀農氓減其半。環而亟政體者自任。

之。捐集而民不擾。他牧令納民錢。以銀納庫。先生則一任市價。絕纖私。大府數之。檄爲行省法。桐城舉人吳原湘曰。先生之聽訟也。溫顏肅坐。任兩造極言。徐出片語扶其與。黠者悚然。或狡甚。呼杖。憲之。而徯其自返。不輕捕一人。或問之。數曰。彼皆鄰里。捕則終身大恥。訟鬪且無窮耳。桐故健訟。遇瑩地尤黠。先生必据契譜。辨昭穆。爲圖裕乃已。命盜則滅胥從。絕冤累。纖悉必嚴。或聽頤久苦飢。家人勸之食。則歎曰。吾豈不愛身哉。一獄未清。退則胥役必索酒食資。訟師且因爲奸利。將益苦吾民耳。桐紳怒請託不得。則謗之大府。謂恆屈富貴人。先生數曰。世飲泣莫訴者貧賤。且折良懦以交富貴。吾忍出此哉。吾惟一以平耳。故在壽、在桐皆扼於紳以去。小民流涕謁之。在壽輒不入境。在鳳輒且作獨。率吏民步烈暑。繞冠服不休。鄰蛇而鳳不爲災。及至無爲。盛固督民堤。徒行泥淖中不輟。雨極則手疏築城隙。請以死代。天乃大和。訟其病也。日危坐。喃喃審判狀。威震若堂皇。醫至則遺其手曰。若幸教吾民慎自愛。慮吾良懦。吾且不汝貸矣。醫出數曰。公疾若此。獨良苦吾民。則相率手疏築城隙。乞減年代死。既沒。或見實爲州城障云。嗟乎。鬼神之說。蛇雨不災。皆新學家不道。然中西皆主上帝。既曰上帝。安能無神祇。苟有神祇。安能無感格摩耶。絕淫祀。社福田。豈謂聖賢豪傑之瞑焉。澌滅鬼神者。幹天地。質萬物。至誠所結。心即鬼神。當獨經傳反風體物之爲足據哉。方先生之謝壽移鳳也。或請以瘡辭。則笑曰。仕以行道。利則商賈所爲。或以虧通告。則笑曰。吾飽憂患惡衣食數十年。今所用不民則國虧。數明祚亂吾意耳。卒不顧去。鳳方建壠界淮。款綽挹諸桐無難色。至無爲。革漕費金逾萬。既沒。逋金萬。而實不知。而吾所歎爲不可幾及者。則尤在去桐逸重囚一事。故事囚逸。例奪官。官輒逆期稱公出。賂典史。以承史故金陵人。詣自承脫其危。先生謝曰。僞而苟祿。曷若城以去官。吾實未出。而詭出。以欺長官。是欺君上也。吾生無欺人語。老乃嘆此節哉。卒以實達長官。越日。竟得囚無恙。故嘗綜其大節。實始臨朐。左右病父凡六年。不忍一違其側。精誠既結。恩養既深。

。而又奔走飢寒。飽更憂患。故能守經達樞。剛柔允協。嗚呼。此殆古託孤寄命者歟。獨奈何始困風塵。
終沈科舉。至乃降心鬱志。舍其身。以求當吾民。而卒際化死。上者見吾民哀痛慘切。然後震而奇之。
而卒莫肯發其書。一窺其蘊抱。吾慕先生久。不獲見。羅述經曰。先生偉軀幹。聲如洪鐘。勤靜必禮。
見邪懲則齧眉怒張。而賢則親如子弟。蓋乃昌黎所稱磊落天地者。惜哉。惜者。沒年五十八。光緒
三十年甲辰春三月二十四日起。上元縣拔貢生。中順天副榜。以知州終。

安徽無為州知州君墓誌銘

鄧嘉緝

君諱師轍。字紹山。先世居溧陽。至高祖嘉樹始遷上元。考諱永齡。山東霑化縣知縣。有循績。霑化君
居官廉。身後猶負官逋。君營養償責。南北奔馳。偃蹇不遇。而聲譽益廣。乙同治癸酉選貢舉。光緒辛
卯順天鄉試副榜。至戊戌始援例爲安徽和州。年逾五十矣。大吏夙諦君名。咸禮下之。二十五年。徵權
壽州。又明年移鳳陽。二十八年調桐城。二十九年真授無爲州知州。在官未滿五年。四易其任。所至一切
務除弊。於壽州。值谷匪賊輔。聯軍犯順。大吏檄辨民國以防亂。辦團必斂民財。而團丁多游手。遣
散則無所歸。君以民情安堵。持不行。民免於擾。亦無後患。於鳳陽。找驛舍圍牆馬棚之費。儲款以備
修葺。建棚以房馬。自出私財。永禁灑派。和議賠款。各省辦派民捐。君擇市廩殷實者。量力輸助。而
傾囊以足之。民得不困。於桐城。革車頭之弊。贍餉道桐。以手車擔送。歲七十餘次。立車頭任其役。
車頭資諸民。浮濫無藝。君斥去車頭不用。使村保輪應。餉至縣牌遞送。竟歲奇派悉絕。省費十七八。
於無爲。民樸愚。號易治。官吏蹈藉而魚肉之。君至。悉穿蠹孔。日勤聽斷。重門洞閉。訟入即訣。無
事壅蔽。民樂歸訴。承佐之庭闈如。斂手不得勒索。訟有拘集。差役賄閭者入已名。而取盈於良懦。謂
之買票。君視勤惰注牒。延宕詐索。技無所施。隸皆咋舌自失。丁漕吏胥主之。易其人則競進陋規。謂之

簽點。賄入。而貴災民欠。不可究詰。徒餌正供。下戶益滋浮費。君嚴杜苞苴。吏噤罔敢飾災欠。是歲奏銷如額。君斷獄罕留滯。民免羈候。每赴鄉。禁供張需索。遇命案親率仵作按驗。鄰右證明。卽遣去。它無株連。往往當場訊結。兩造不費鑄銖。與從簡約。寒暑風雨。雖凍餒不自恤。卒以此致疾不起。在無爲凡七閱月。民爲巷哭。澑市建祠。樹碑。喪歸寔送至數十百里。論者咸詰爲異。余謂無異也。夫人性陷水火拯而濟之。一引手之勢。固已出死入生矣。而拯者旋以顛隕。有不號泣而感慕者。豈情也哉。君旣卒之明年。大吏徇民請。最君事蹟。聞於朝。詔史館立傳。於是君勤民之績。迺益著。而天下爭重循吏矣。君有至性。篤於倫紀。霽化君晚患風烟。昏瞽或失常度。君匡救將順。未嘗忤其意。扶掖起動。晝夜在側。數年不歸內寢。兄幼贍之喪。懼重親憂。外無戚容。而淚滿枕席。執友羅雨田亡。悼歎彌月。哭幼贍雨田之詩。語皆絕痛。至不可讀。君學涉多通。譲著凡十餘種。尤長於水利。君旣以術良稱。不足以是概君也。余辱君知三十餘年。同試京師。橐處且半歲。君修臨朐縣志。約余分纂。館君齋八月。深語多窮日夜。君每日士習骯礪。久識垢病。吾輩立身。自具本末。至於任事。無間出處。皆宜樸實酬勞。庶幾內省不疚。嗚呼。君可謂克踐其言已。以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有八。子汝中。安徽候補通判。出爲兄幼贍後。次汝正。舉人。法部主事。將以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君於南鄉太白山陽山之原寶。來乞銘。余與君。至愛也。離合久暫。必相念也。謹不得辭。然君豈以余文重哉。乃詳序其治績。而銘之曰。

勤民以死。民痛誰嗣。何促其期。而侈其憲。虎暴狼貪。麟赫胥隸。孰馴擾之。使無搏噬。湯火斯離。社席可冀。我生甫榮。我君遽逝。萬夫難贈。四民永棄。哭送喪舟。聲瀨江澨。祠恰迎神。碑傷墮淚。遺櫬遄歸。佳城長閉。字樹丸丸。式此良吏。